

洱海

此值自治州成立六十年之际，看着彝乡儿女从改革开放中一路走来，历经沧桑，不断寻找致富之路，时至今日，在自治州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彝乡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情不自禁，记拙文以抒发内心情感。

村长的吆喝

熊镇荣

我的故乡南涧县大夺坡村，在无量山的支系上，全村共30多户人家，顺山坡居住着，距214国道10公里左右。过去，故乡地处穷乡僻壤，加上土地贫瘠，广种薄收，大山深处，人背马驮，人们过着半饱半饥的生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们为了吃饱肚子，增加收入，不断扩大茶树种植面积，原来的荒地都开挖出来，种上了茶树，一亩一亩，一亩一亩，几乎整个山头都成了茶园。随着茶树茁壮成长，经济收入逐渐增加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光明村公所和南涧县交通局经过协商，跟大夺坡村人做了大量工作，开挖了第一条乡村公路，公路从大夺坡村的村头边上经过。路通以后，人们开始运来水泥，石灰，砖块等建设家园，家里打上了水泥地板，房子涂上了石灰，从此房子睁开了眼睛，亮了起来。

村长在公路边上大声吆喝：“村公所今天发放烤烟子，要栽种烤烟的农户去拿烤烟子。”

人们困惑不解，天天种植庄稼都很难吃饱饭，怎么种烟就能解决温饱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人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领来了烟子，育上了烟苗，准备栽种烤烟。

在烤烟辅导员的帮助下，村里人盖起了烤烟房，栽种上了烤烟，从育苗，栽种，施肥，打药，采摘，烧烤，分级等等，辅导员三天两次的来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把烟卖成了钱，经过细心盘算，栽种烤烟比种植庄稼强了好多倍。从此家家盖起了烤房，栽种上了烤烟，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都成了烤烟种植能手。

村长在公路边上大声吆喝：“村公所今天发放烤烟苗。”这一年开始烤烟苗有烟草公司统一育苗，统一发放，烤烟苗不再由农户自行培育。大家拿着工具争先恐后到村公所领烤烟苗，去晚了怕拿不到足够的烟苗，影响今年的经济收入。

卖烟时节，大家议论纷纷。“你家这亩卖得多少钱”，“我家今天卖得多少钱”。见面就问烟钱的事，个个笑逐颜开，喜在眉梢，甜在心里。人们手里开始有了起钱了，原来家里搞建设或办事都要去信用社贷款，现在反而在银行开起了户头，存起钱了来，一季，两季，一年，两年，有人买来了摩托车，有人安装上了电话，有人用上了手机，率先改善了交通，改变了通信。

村长在公路边上大声吆喝：“今天发放泡核桃树苗。”这一次人们不再犹豫，纷纷拿来泡核桃树苗，栽在自家的包产地里，一到冬天，人们不惜成本的给泡核桃树施肥，修剪，浇水，生怕自家泡核桃树落于别人家的后面，长不起来。现如今，泡核桃树苗茁壮成长，成片成林，高高大大，初见成效，收入从几千元开始到现在已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

人们为了拓宽种植面积，去开垦荒了二十多年的大河坝，把挖掘机开进河坝里，以坝靠山，重新规划，开辟出了井字形的农田，家家都在河坝里栽种上了烤烟。

最难忘记的是2012年，全村在古老的香樟树下召开群众会议，大家商议重新开挖一条公路，因为老路弯多坡陡，而且是季节性的公路，一到雨季就难以通畅，不能满足村里的需要。意见统一后，说干就干，挖掘机开进村里，不出两个月，一条环绕全村的“之”字形公路就修好了。公路畅通了，与外界交往更方便了，有人做起了小生意，有人跑起营运，有人大搞建设，盖起了平顶楼房，一层，二层，三层，你追我赶，加快建设我们的家园。

大夺坡人在村长的吆喝声中一路走来，从扩种茶园，栽种烤烟，种植泡核桃树，历经风雨，紧跟时代步伐，全村电通，水通，路通，互联网络通，在成片成林的泡核桃树林里

大理旅游集团 中国·大理情 建州60周年有奖征文 大理日报社 大理旅游集团 合办

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人们生活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每家门口都停放着不同的车辆，摩托车，三轮车，农用车，高级小轿车，创造了大山里的小城镇，编织了新时代的新农村。

让自己有限的生命不断升华，让山居的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要幸福和快乐！每当在洱海之源的炼铁峡谷里倾听那些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相互应和，诗意的鸟鸣时，就让我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顽强。有的鸟鸣，如布谷鸟、杜鹃、荆棘鸟，一年，甚至一生才能唱响一次而成了“年唱”或“绝唱”。有的鸟鸣，如猫头鹰、乌鸦、报丧鸟，尽管人们不爱倾听，甚至是讨厌而骂鸟，但它们还是要展示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如期高歌鸣唱，就像野外的百花一样，不管你爱看或不爱看，都要如期绽放飘香，如期芬芳美丽，谁也阻挡不了的。

梨花又名玉雨花、晴雪、晴雨，念着这样如诗如画般美的名字，不由得想象到了晴空飘洒的一场雪，或春风拂落的一场花雨，雨滴如玉一般冰清玉洁……不禁感叹语言的奇妙与美好。

天生偏爱梨花，喜欢它的洁白清新，不做不媚不争，自顾自地含苞怒放，不由心生怜爱。阳春三月，一簇簇洁白的梨花缀满枝头，随风摇曳，粗糙而古老的树干发出了点点嫩绿的叶片，在绿叶的点缀下，洁白的梨花显得格外的清纯。千百年来，它用固有的姿态面对着尘世，微微含笑而不语，宛如白衣仙子飘落人间。

在古代的大户人家府里，一般很难看到梨花，因古人认为梨花是白色的，且“梨”谐“离”，故被视为不吉利。但在乡间，田间山头的一树或是一片，却是常见。

在《小河淌水》的故乡弥渡，古十景之首——“东谷梨花”美景在县城的东山，是新庄村委会一带万亩香酥梨园梨花盛开的大美风景。每年的阳春三月，漫山遍野的梨花盛开，犹如下了一场春雪，风儿吹过，簌簌梨花飘落，仿若仙境一般。在东谷“漫步山林韵，梨花丛中笑”是初春的一大乐事，年年如此，却也一再流连忘返。

关于东谷梨花，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弥渡东山，美丽善良的香酥姑娘和她的父母生活在这片沃土上，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阿哥红儿，他们同劳作，同在田间山头歌唱，生活虽清贫却也幸福。就在香酥和红儿订婚的当年，罕见的大旱让东山的庄稼颗粒无收，无奈，红儿和村里的男青年们跟着马帮远走他乡讨生活，香酥留在村里照顾年迈的父母。善良的香酥不仅照顾父母，还帮扶着村里的孤寡老人小孩，她总是起早贪黑地上山挖野菜找食材给他们充饥。

一天，香酥在上山挖野菜的路上遇到一个老婆婆，看着她快要饿得晕过去，香酥拿出背篓里的半块苦荞粑粑和半竹筒水，喂给老婆婆吃了。恢复神智的老婆婆笑眯眯地对香酥说：“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为了报答你，我给你一袋梨树种子，你在村子的周围每走十步点一粒，这些梨树会在开春就开花，夏天结果，这样全村人就不用挨饿了。只是你必须要在太阳落山前回村，不然，你也会变成一棵梨树的。你愿意吗？”香酥说：“能让全村人不挨饿，我当然愿意了，就算变成一棵梨树。”于是，老婆婆从怀里掏出了一袋梨树种子给了香酥。香酥告别老婆婆后，不顾饥饿，每走十步用锄头刨开土点一粒，可是点啊点，袋子里的种子一点也不少，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连树上的鸟儿都为她着急，香酥想，再点一粒

就回去，这样，乡亲们就不用挨饿了，点啊点，在太阳落下最后一丝光芒时，又累又饿的香酥姑娘倒在挑到城里换回粮食，从此以后东谷的乡亲们再也不用挨饿了。

为了感谢这位美丽、善良的香酥姑娘和痴情的阿红，当地人把香酥化成的梨叫香酥梨，把阿红化成的梨叫小红梨，以此来纪念他们。奇怪的是，香酥梨在外地怎么栽都栽不活，据说香酥姑娘不愿离开家乡和阿哥哥的缘故。因此，香酥梨也成了弥渡特有的一种水果，并以味甜香脆、皮薄、果肉细嫩而闻名。金秋时节，金黄中透着胭脂红的硕果挂

满枝头，犹如青春美少女一样美丽，甚是惹人喜爱。离果树数十米就能闻到淡淡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吃起来更是回味无穷。

在东谷大片大片的香酥梨林中，偶尔会有一棵小红梨树，据村民说，小红梨是授粉树。小红梨肉质较香酥梨有一点点粗糙，小红梨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在小梨成熟后，摘下用稻草捂半月多，使梨糖化，待到吃时梨肉全部变成乌黑色，甜味却倍增，故名“乌心梨”。村民说，小红梨无论如何变，它的心都是甜的，因为他的香酥姑娘永远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在远离尘嚣的东谷，听着梨花簌簌的歌声，看着翩跹的蝶在花间飞舞，捧一掬黯然飘落的花瓣，仿若听到了香酥姑娘和她的阿哥在对歌呢！“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尘世间最美的愿望了吧！

三月的东谷，梨花飞舞。飘落的花瓣是树的眼泪吗？又是谁惹花伤感呢！春风微寒凉，且把心事与梨花慢慢诉说吧！让心随着花轻舞飞扬，做一场花事漫漫的梦。在梨花梦中，让心远离凡尘，让梦落在心田，随风飘落眉间心的忧愁……

东谷三月梨花飞，汇成一片香雪海。偶遇也好，赴约也罢，让我们踏着刚没马蹄的青草，寻着梨花的清香去赴一场春天的约会吧！

杜鹃花

黄锡揆

一畦畦鲜艳的杜鹃花 骄傲地开放在游人面前 苍山十八溪雪水 浇灌的花朵红得分外耀眼

每年春季和夏季 杜鹃花开遍苍洱大地 争荣竞秀，灿烂夺目 为大理披上锦衣

可爱的杜鹃花 大理因你绽放而娇娆 你作为大理市花而自豪

春天的印记

阎建斌

桃花盛开之后 风唤醒一片叶子 一曲歌谣 拨出琴匣里的春光

农家的小院 一只春燕 衔环结草 借一道屋檐 浇开一朵梦的花蕊 芳香流淌

暖风过后 大地刻下一道美丽的纹身 旭光照彻昨夜的悲伤

乡村

高文

没错，这确是我的乡村 村头的老柳树和古井都还在 只是井边挑水的人没了 树下走动的人少了 乡村只剩下破旧的门窗和辽远的大地

冬去了，春来了 田野上开满鲜花 低矮的天空下 几缕炊烟在孤独地游荡 村外，一头老牛驮着晚霞 踩碎了一地的金黄



湿地全景

赵子忠 摄

春风也扫落叶

羊瑞林

寨子坡小学校院子的东边有一棵榕树，一抱多粗了。地面上八九尺的地方分了杈，一枝朝北，一枝朝南。炎热的夏秋两季，它那浓密的枝叶，带给孩子们和我许多荫凉。村里的许多老乡也爱来它的树下乘凉和休闲。

到了寒冷的冬季，可它的叶还一树的墨绿，它一点儿也不怕寒冷，它还要和寒冬抗争，看谁笑到最后。它赢了，它笑到了春风的来临，它笑到了春花的盛开。

进入三月，它一树的叶变成金黄。春风一来，它婆娑起舞，开始抖落一身的金黄。才一个星期，它树上只有三五片黄叶还挂在枝头，像不愿离娘的娃，死拽着娘的衣襟不放。

清晨，我坐在院子里的乒乓球桌旁喝茶。一面喝，一面把这棵榕树仔仔细细浏览。我发现昨天才落尽叶的榕树枝条，今早已冒出了暗红的嫩芽。啊，原来它不愿在这大好的春光中落伍，他也要占尽春光，展现它的妖娆。我知道，用不了两个星期，它会吐出一树

暗红的芽，接着，挣脱芽片的束缚，抖落那芽的包片，然后绽放出黄绿色的嫩叶。再接着，那叶会慢慢变绿变密，挡住那热区如火的骄阳。那时，我和孩子将在树下尽情地享受它荫凉的爱抚。

前个星期，我刚带着孩子们扫了一个星期榕树的黄叶。再下个星期，我还要带着孩子们清扫榕树的芽的包片。不要紧的，扫吧，只要扫出那满树的绿来装点这小山村美丽的春天，我愿意！

倾听诗意的鸟鸣

杨世明

桃红柳绿，草长花开的春天来了，在洱海之源炼铁峡谷倾听那诗意般鸟鸣的季节也来了。

但在小时候，我却把那此起彼伏，婉转动听的鸟鸣当作掏鸟蛋捉小鸟的行动信号。

每到“草长莺飞二月天”，我总是一到校就在没窗没门的教室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期盼着赶快放学回家，丢下那个沉重的书包后，急忙扒上两碗冷饭，约上村里的三五个小伙伴，向传来一阵阵的鸟鸣声的田野、山洼或树林里挺进，并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和“扫荡”，分组寻找鸟窝。且预先约定，

哪组先寻找就归哪组所有，其他组不得抢占，否则就是“小狗”。按大伙传授的经验，兴奋地找到了一个用苔藓、用羽毛、用树枝、用野草或用毛发搭的鸟窝时，就会发现有的刚搭好新窝，有的正产着蛋，有的正孵着小鸟，有的小鸟刚出壳不久，正张着嫩黄的小嘴，奶声奶气地叫着，焦急地等待着鸟爸爸鸟妈妈来喂食……

一对对年轻的鸟爸爸鸟妈妈，发现我们这些顽童野蛮地闯进它们的领地，眼看它们的宝贝要遭到惊扰或伤害时，双双就在空中低飞嘶鸣，或站在不远处的树枝上愤怒地朝我们叫喊，歇斯底里地一

声接一声向我们示威，但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却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疯狂地找鸟窝，掏鸟蛋，捉小鸟。有时还遭遇到凶猛的鸟爸爸鸟妈妈，向我们头顶袭来，要奋力地拯救它们的幼儿，我们就约而同地捡起地上坚硬的小石头或大土块，朝它们使劲砸去，它们双双吓得痛苦地哀鸣着，最后无奈地飞走了。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才勇敢地飞回来寻找它们的爱情结晶。

数年后，我和爱掏鸟窝的小伙伴们读到小学高年级而上了《自然常识》课后，才知道：“鸟是人类的朋友，是害虫的天敌，我们要爱鸟护鸟，才能保持生

态系统的平衡，才能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此后，我和伙伴们就彻底丢掉了爱掏鸟蛋爱捉小鸟的陋习，还举手画脚地谴责小学辈们重拾起我们早已丢掉的那个陋习。但在大山深处倾听百鸟争鸣的爱好始终没有改掉。长大后，我成了洱海之源炼铁峡谷里的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哪个山头需要我去塑造那里的灵魂，我就背着行囊，乐意地朝哪个山头爬去。因为在大峡谷的那些山头上，课余时间都能有机会倾听到那些诗意的鸟鸣。朝阳春日，独自一个人在山头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恩赐的音乐，感悟人生真谛，

献给洱海的风花雪月传奇

洱海传 ④

海男

第十五章 在洱海以上神灵们的位置 从西洱河北岸的龙尾关往西行至斜阳峰下，可到达将军庙风景区。将军者为谁？将军者李宓也。李宓为唐王朝而战。李宓战死在南诏的洱海，带着二十万亡灵者沉江而死。就这样，李宓被洱海地区的人们，自然的奉为本土神。点苍山从北往南有十九峰十八溪，其中十二峰叫中和峰，中和峰下有一古庙，坐北朝南，前临中溪，这就是著名的苍山神祠。看到神祠，就会触摸到南诏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异牟寻的胸怀和思想。现在，苍山神祠已变成南诏王朝的一种盛典。

1.从西洱河北岸而上 从西洱河北岸而上，彩云就飘来了，在一束束彩云下再沿龙尾关往西行至斜阳峰下，

就可以到达将军庙。现在，我们获得了洱海边一所神居的原址，一千多年是怎么过去的，据一个从我们原乡的灵欲之城的先知说，时间是从睡眠中过去的，一夜黑暗以后，天地万物都被改变了。时间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时间再也不可能回到洱海边的天宝战争，回到李宓将军率唐军来到洱海边的时刻。在艳阳高照的洱海边怎么也嗅不到天宝战争的血腥味，时代正在用金属声越来越商业化的旅游业包装着洱海，也许，这出自世界的流行和媚俗也在洱海边降落。这个时代拒绝想象力、拒绝沉重和忧伤，当然也在拒绝着伟大的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词汇，也是一场叙事。在书中，作者的我不不断强化叙事的魔力，因为

我在书中的开端说过：也许是在前世，我曾经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一名女巫，收藏了漫长的历史；或许是洱海中的一条水妖和一尾鱼，在水底的波涛中看见了洱海的演变史，所以，我命中注定要看见这场风花雪月。叙事是为了将我们带到现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叙事方式，正是那些来自现实后的遭遇，谱写了我们的叙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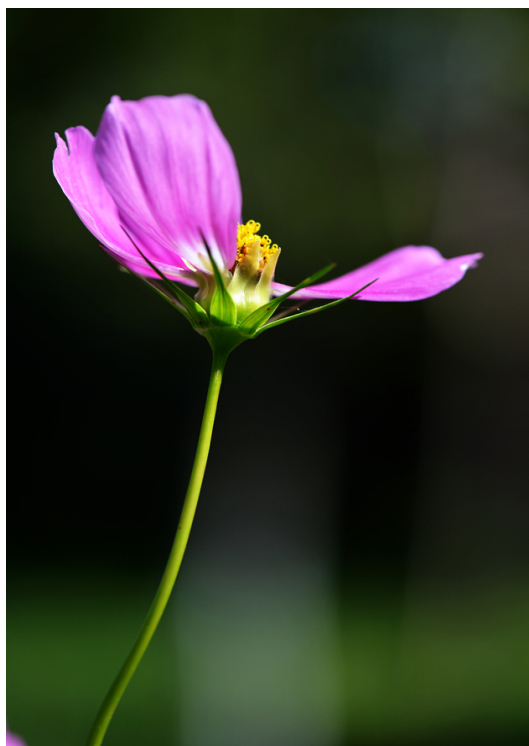
苍洱间最著名的天宝战争使李宓将军的死亡显得尤为悲壮。

悲壮以后是什么？这是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正像人之死是一个冥灭的问题一样纠缠住了历史。二十万唐军的死亡和一个将军的死亡曾经长时间地笼罩着洱海。其笼罩感以阴阳相隔的方式使

洱海陷入了长时间的窒息，鬼魂们游移在岸上，使洱海流域散失了宁静。

是谁给了战败于南诏的李宓将军一座神殿？又是谁成为了面朝洱海的神灵？天宝战争以后，我们看到许多战俘留在了洱海，并开始了与当地通婚，正是他们最早寻找到了永不瞑目的将军的孤魂。当我们今天从西洱河北岸的龙尾关西行而上时，就会寻找到李宓将军当年的被困之地，他满怀忧虑的双眼被洱海挡住，剑鞘在风中摆动，仿佛被死神挡住了剑锋，那一刻，我们的将军在沉吟什么？

时值秋日最后一滴水雨溶化在一片落日中的时刻，这一滴水雨它已被落日带走。在传说中，李宓将军陷入龙尾关时，曾经有雨水洒落而下使他绘在地图上的方向变得一片模糊，当时，他挥剑插入了泥土，那方宝土竟然长出了一棵大树，那棵大树就立于将军庙门口，好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大树始终守候在此地，其不离不弃的姿态装满了世纪的叹息和沧桑。（未完待续）



独艳

夏传武 摄